

第十二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諸子集成

抱朴子
顏氏家訓

世說新語

第十二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諸子集成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葛 弘 著

抱 朴 子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四月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卽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秘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之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交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玄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囿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金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糺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爾齋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蘇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夥。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太半部。及盧學士文昭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藩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素好古。曠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帖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攝景。猶故（晉書無此字）欲戢勁翮於鵲鶴（晉書作鵲）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至驚之蹇足。以（晉書無此字）自卜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又字）豈敢力蒼蠅而慕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爲陋）求媒揚（晉書作陽）之美談。推妙藥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此字）焦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閼（藏本作閼晉書作礙）也。以（晉書無此字）聖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原注或作勢晉書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晉書作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此字）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

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彌
(晉書作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
(晉書作足)諮問。(晉書無此字)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蟲言較略。以示一隅。
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
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晉
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衍世字今
校刪)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予
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蓋史家刪改之耳)雖不足
以藏(晉書以藏作藏諸)名山石室。(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
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洪稚川謹序後
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玄卷第一	一
論仙卷第二	二
對俗卷第三	八
金丹卷第四	一二
至理卷第五	二一
微旨卷第六	二五
塞難卷第七	二九
釋滯卷第八	三二
道意卷第九	三七
明本卷第十	四一
仙藥卷第十一	四四
辨問卷第十二	五三
極言卷第十三	五六
勤求卷第十四	六〇
雜應卷第十五	六五
黃白卷第十六	七一
登涉卷第十七	七六
地真卷第十八	九二
遐覽卷第十九	九四

祛惑卷第二十

九八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獲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旨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匱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外篇目錄

嘉慶卷第一

一〇三

逸民卷第二

一〇六

勸學卷第三

一一〇

崇教卷第四

一二二

君道卷第五

一四

臣節卷第六

一七

夏規卷第七

一八

時難卷第八

二〇

官理卷第九

二〇

務正卷第十	一二一
貴賢卷第十一	一二一
任能卷第十二	一二一
欽士卷第十三	一二二
用刑卷第十四	一二三
審舉卷第十五	一二六
交際卷第十六	一三〇
備闕卷第十七	一三三
擢才卷第十八	一三三
任命卷第十九	一三四
名實卷第二十	一三六
清鑒卷第二十一	一三八
行品卷第二十二	一三九
弭訟卷第二十三	一四二
酒誠卷第二十四	一四三
疾謬卷第二十五	一四六
譏惑卷第二十六	一五〇
刺驕卷第二十七	一五一
百里卷第二十八	一五四
接疏卷第二十九	一五四
鈞世卷第三十	一五五

省煩卷第三十一.....一五六

尙博卷第三十二.....一五七

漢過卷第三十三.....一五八

吳失卷第三十四.....一六〇

守埒卷第三十五.....一六一

安貧卷第三十六.....一六三

仁明卷第三十七.....一六四

博喻卷第三十八.....一六五

廣譬卷第三十九.....一七四

辭義卷第四十.....一八一

循本卷第四十一.....一八三

應嘲卷第四十二.....一八三

喻蔽卷第四十三.....一八四

百家卷第四十四.....一八五

文行卷第四十五.....一八五

正郭卷第四十六.....一八六

彈稱卷第四十七.....一八八

詰鮑卷第四十八.....一八九

知止卷第四十九.....一九五

自敘卷第五十.....一九九

抱朴子

葛弘 著
孫星衍校正

內篇

揚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縣絕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燦而景逝，或飄灑（一本作飄）而星流，或混濛於淵澄，或冥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響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仲默，舒闡粲尉（原注一作贊）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盜，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瘳。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入音，清商流徵，損聽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刻本有難與爲存四字非）雖顧眄爲生殺（蘇本作殺生）之神器，臂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樹俯臨，平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蜚蛇。哀蕭鳴以淩霞，羽蓋浮於鏈綺，掇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蘇本作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軀，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焜煌（一本作耀），出駐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蘇本作醺）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蘇本作歎）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大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壺。徘徊茫昧，翔翺希微。履略蜿蜒。

殘跡璇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按分當作介）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蒿之中。繼縷帶索。不以翼龍章之蹕。躡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駘。驛也。藏夜光於蒿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玄淵。以連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一本作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一本作粟）飲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儉。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燭如清。（刻本如明如清二如字作而）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屑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簿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僂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藏本無此二字）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議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祗秦瘳以屬車。登朽緡以探菓。泳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撓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詔夏而韜藻稅。（按稅當作稅）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窮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鵠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絕矣遠哉。

論仙卷第二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作讎）而所嘗。（藏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夏平之智。端嬰隨鄭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事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

行無益之事。鑊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霄重紆。玄牡龍蹄。華轂易步。越（蘇本作連）鼎鍊。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辦女。（蘇本作喪也。後章林引改。欲同符說。施權謀）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蘇本作狄。非也。後章林引改。欲同字。又見後辨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粟晦朔之積。（舊比下衍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鞀磬之音。絃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縠。安能賞克諧之雅韻。辟障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一本作件）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蓂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一作作弛）水性（蘇本作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蚌蛤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蘇本無此字）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本作隔。非覺即較字）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登。雀之爲始。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蠃爲蛤。苻苔爲蛆。田鼠爲羆。腐草爲螢。蠶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爲龍。枝離（原注一作骨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

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閒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藏本有或字）無知其（藏本有爲字）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廢僞去役。（藏本作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藏本無此二字）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颯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飄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出乎頭顱。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注或作龜）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錫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壺。日（藏本作自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治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問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

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達）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付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得。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遵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軼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豔密伐其根莖。所以翦精損慮。削乎純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蛟螭窟則坐不得安。蟲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入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吹噓之輪。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擅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碎磔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遠蠹蠹。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脫字）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臠。屠割羣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傳愛入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駢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熬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

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騁桑絕糧之餓。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暍。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風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勤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街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殺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按待當作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蟻經。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捫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尙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漠。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見之五字非）皆在鄭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其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噫。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酤醬者不可非杜康之爲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

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覲。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尙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削。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微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身。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招燕簡。蓐收之降於莘。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墓（藏本作墓）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悵。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能皆秘其要文。（一本作又）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譌作太史）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此二字）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懸（藏本作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冒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